岁月华章

走延安

梁东成

我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2018年11月才来看延安,参观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中共中央旧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闻纪念馆等。可以说,从14岁开始我就对延安充满了敬意,根本的缘由在于我初中二年级下学期读了当代著名作家贺敬之的诗《回延安》,我感受到信天游的频率是怎样系着一个老战士的灵魂和那激动中青春失而复得般的勃然生机。从那时,“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的诗句就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曾对一位八路军老干部很神气地说:“我要和您当年一样,步行去延安!”

然而,青春已逝,白发染头。回忆人生之路,一腔热血东流,延安行几次埋到了心的深处。没想到承蒙卫辉市老促会领导厚爱,因为编撰《卫辉革命老区发展史》与几位挚友出外参观学习时,终于好梦成真,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我站在延安的某个角落,用沾有豫北水城卫辉的目光,静静地抚摸着嘉岭、凤凰、清凉三山的脊梁,抚摸着三山组成的三大川上面堆砌着的历史的影子。

读延安,你没法不读夹在延河中流淌的历史!

当然,你可以先去体会一下今天的陕北及延安。本来在我从影视书刊里得来的陕北印象中,一切都与黄有关:风是黄的,土是黄的,天是黄的,就连听到的陕北话都带着土腥味。但那天放眼望去,虽说沟连着沟、坎接着坎、峁挨着峁、梁续着梁,但一望无际的苹果园,挤满了黄土垒成的层层褶皱,奔腾而来的绿浪,又汹涌而去。我们乘坐的车子刚才就是从绿海中由两侧装满苹果的编织袋垛成的丈把高的果墙中间的道路上颠簸着前行过来的。眼前少了几分苍凉,多了一些雄浑。

延安,这座妩媚秀丽、庄严雄伟的小城,古称肤施、高奴、延州,依山傍水,随遇而安,依偎在黄土高原的腹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边陲之郡”“塞上咽喉”“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之美誉,承载着太多的传奇和辉煌。秦始皇的帝王之辇曾从古道辚辚驶过,汉武帝的金戈铁马踏得积雪咯吱作响。鼓角铮鸣,战旗猎猎,刀光剑影,烽火狼烟,历史上多少骁将墨客在这里大展文韬武略,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史剧。但直到中共中央1937年进驻延安,1947年撤离,转战陕北,在此期间,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遗下了中共中央旧址、中央军委旧址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旧居,锻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中国历史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悲壮才被历史的豪迈所取代!

我近乎呆傻地看着高楼林立、车流如梭的延安,这就是那个由无数颗闪闪的红星组成一股两万五千里的红色光流、从南方到北方、最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照亮中国的延安吗?这里已经没有诗圣杜甫途经的身影,杜甫川头和诗湾里,也听不到他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为黎民百姓鼓与呼激情的诗篇,却丰收着诗一般出类拔萃的政论。我仿佛看到在深夜一灯如豆的窑洞里,一代伟人毛泽东正奋笔疾书一篇篇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雄文。

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内,简陋的木板床上,依然只是两个铺盖卷儿和两身衲织着补丁的随身替换的衣服。我浮想联翩,伫立许久。那时他已是中共中央主席,心中牵挂的是那些贫苦的农民,自己却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怪不得当年胡宗南重点进攻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到毛泽东旧居看了一眼,站立很久,一言不发。此时,我站在窑洞中,那些古老的花格子窗像一根根艺术的手指,裁剪着阳光。我总觉得,一代伟人举手投足的伟岸还在,激扬文字的雄健还在,《矛盾论》《实践论》等锦绣文章还在,穿越时光照亮人们的心田……

沿川阳坡而筑的一孔孔窑洞,那么狭小、简陋。朱德纺线用过的纺车,周恩来睡过的绑着铁丝的板床,任弼时办公桌上的煤油灯……延安的窑洞曾经是一个谜,吸引着包括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内的探秘者纷至沓来。后来在延安新闻纪念馆,我看到逾10万北平、天津、上海甚至东南亚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这里的窑洞以敦厚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天下的仁人志士,凝成了这片沃土的精华,成了神州最美的圣地:枣园的窑洞里,熠熠闪烁的灯光;杨家岭的山坡上,吱吱扭扭飞转的纺车;南泥湾里,整齐粗犷的劳动号子……

我也看到就在那样的窑洞里,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进行了一次“窑洞对”,这一历史上著名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的对话至今被誉为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到它并告诫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更为当年延安的那段如火如荼的激情岁月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踏着这片黄土高坡,参观着中共“七大”会址、鲁艺旧址等,看着斑斑驳驳的小桌椅、黑乎乎的煤油灯、熏得发黄的书籍和木桌、木椅、土坑,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生活和工作用品,我不由得凝眉思索,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神话:从延安窑洞中走出去的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怀揣着必胜的信念,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军中取敌酋,走进了北京城。于是,小窑洞与大气魄、小山沟与大政权、小米饭与大人格……被时代注释得淋漓尽致。

告别延安,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情感变得凝重而肃穆,一种无须解释也无可选择的与血肉之躯共存的东西在心中深深积淀着,不容我轻慢,不容我随意评说,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可能就隐藏在这座以延安命名的小城的精神之中。

摄影天地

黄河谣 梁殿忠 摄

有感而发

我不是孔乙己

薛宏新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总有一些标签,像是一张张无形的网,试图将我们牢牢地束缚在某个角色里。而我,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却时常被人误认为是那个穿着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每当这时,我总是无奈地摇摇头,心里暗自嘀咕:“嘿,各位看官,您可得瞧仔细了,我可不是那孔乙己!”

您想啊,孔乙己那是何许人也?那可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位经典人物,一个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整天靠着茴香豆,在咸亨酒店里混日子。我呢?虽然也是个爱读书的主儿,但好歹也是个与时俱进的新时代青年,手机、电脑玩得溜,网络新词儿随口就来,哪里会像他那样,整天抱着几本破书,连生活都顾不上了。

记得有一次,我穿着一件颇为复古的长衫,走在街上,手里还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这不,刚巧路过一家小酒馆,里面的伙计一看我这打扮,立马就冲我喊道:“嘿,这不是孔乙己嘛!今儿个又来赊酒了?”我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伙计,眼神儿也太不济了吧!”于是,我连忙摆摆手,解释道:“您可别瞎说了,我可不是孔乙己,我这是刚参加完一个复古文化沙龙,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

这事儿还不算完。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自己朗诵古诗的视频,结果下面评论一片:“哎呀,这不是活脱脱的孔乙己再现嘛!”“看你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简直和孔乙己一模一样!”我哭笑不得,心想:“这年头,读个古诗都成了孔乙己的专利了?”于是,我赶紧在评论区回复:“各位看官,咱们读书是为了明智,可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我这只是爱好,可别把我跟孔乙己相提并论啊!”

说实在的,孔乙己这个角色,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他的形象却深入人心。他那句“窃书不算偷”让人忍俊不禁。我呢,虽然也爱读书,但不会像孔乙己那样,为了几本书,连尊严都不要了。我深知,读书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是为了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净土。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其中一个朋友突然问我:“你说,要是你真成了孔乙己那样的人,你会怎么办?”我一听,差点没把酒喷出来,连忙说道:“呸呸呸,你这是咒我呢!我可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虽然爱读书,但我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朋友们一听,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是啊,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不能被别人的眼光所束缚,更不能被某个固定的角色所定义。我们要勇敢地活出自己的风采,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生活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孔乙己这个角色,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命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像孔乙己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虽然有着满腔的学问和才华,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充满机遇的时代里,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所以,各位看官,您可得记住了,我可不是那孔乙己。我是一个有着自己梦想和追求的新时代青年。虽然我也爱读书、爱写字、爱思考,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些爱好,让它们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要害怕被标签化,更不要被别人的眼光所束缚。勇敢地活出自己的风采,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生活的意义吧!”就像我一样,虽然时常被人误认为是孔乙己,但我依然会微笑着面对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我可不是那孔乙己!

诗林折枝

清明

李连印

清明——
原本一个农节的符号
一旦触碰到
一个民族的神经
便点燃了
炎黄子孙乡愁的风暴

从遥远的古代
一直传承至今
逐渐演绎成
一个民族的“墓祭”之礼
在这广袤厚重的黄土地上
长成了绵长的思绪
和那么多寻寻觅觅的
回忆

游竹林

黄贵德

清风微摆翠竹林,
竹影斑驳共舞韵。
高风亮节真君子,
淡泊清雅不争春。
幽幽曲径行渐深,
翠绿玉竿越显尊。
随风摇曳舞曼妙,
疑是仙境落凡尘。

七绝·春游

黄生勤

翩翩彩蝶舞花间,
乱石清溪几道弯。
小草不知天意早,
春风应解路人闲。

春归

王秀芳

沉默的大地
用储蓄一冬的力量
撞开春的窗扉

春阳洒下
金色的丝线
为大地织就
绚丽的锦袍
蝴蝶
在繁花间奏响春曲

我站在春的渡口
拽紧手中希望的种子
等待一场盛大的绽放

书画世界

笃行致远 张海龙 作

乡风乡韵

冬日村庄

王永新

那一年我受奶奶嘱托,到乡下去探望她的弟弟,一个我称呼舅爷的老人。虽然时间不长,却使我感受到了冬日村庄的乡土风情。

乡下人的日子是紧张而散淡的。收罢麦子,又种玉米,收了秋,又播下来年的种子。手不歇,地不停,一年忙到头。到了冬天,田野枯黄着,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变得闲散下来,扛着锄头可以在田里转悠半天,什么事也不干。遇见乡邻,蹲在田埂上抽袋旱烟,有一句无一句地闲搭。他们关心的话题就那么多,聊完了若无其事地回家吃饭。这个季节,很适合我这个外乡人来走亲戚。舅爷领着我串亲访友,走在路上碰到熟人,还会告诉人家我是谁家的孩子。对方就会惊讶地说:“是大姑的孙女啊,到家坐坐吧。”我有点不知所措,生怕怠慢了这充满乡土气息的热情。好在,不管你搭不搭话,他们只管说下去,直到舅爷发了话,才笑嘻嘻地放我们过去。拐过一个弯,陡然间看到一堵老墙下,挤挤挨挨坐着一溜儿老头儿老太太,身边卧着两条狗,它们和主人一样,无所用心地享受着阳光。这些操劳一辈子的老人,度过含辛茹苦的生活,刚过上松心的日子,转眼就到了老年阶段。

其实乡下人并不习惯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个时候,家家都在忙活自己的事。修修房子,砍砍杂草,推点土垫垫门前的低洼处。这不,舅爷家盖一间杂屋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天气干冷,可是干活儿的人不一会儿就汗津津的了。舅爷喊我:“端两碗热水来。”我忙不迭地端来递给干活的乡邻,他们接过水,点头微笑以示谢意。到了中午,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两个帮忙的年轻人吃了午饭,懒得往家跑,朝门前的秸秆堆里一坐,竟安安稳稳地打了一个盹儿。人醒了,站起来拍打几下身上的草灰,又接着干活儿了。

农闲的季节,逢有集会,家家都会往集市上赶。我跟着小表姐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满眼都是新奇。赶集的人各有各的心思,他们想干什么,只有自己清楚。你瞧,卖牲口的地方,围观的都是上点年纪的男人,他们凑近了看着买卖双方有点神秘的交易,不时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笑声;卖布的地摊前,挤满了大闺女小媳妇,还有年长的当家人。她们用乡音讨价还价,成交不成交都是乡邻。这些土生土长的乡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谁都不弱,谁都不傻,甚至相当精明。我悄悄打量着她们,她们的神态举止如此自然安详。在她们心中,日子就是这样,酸甜苦辣,有滋有味,乐在其中。

卖书的地方是一定要看的。虽说大部分都是些旧书,仍让我惊讶:集市也会卖书?表姐看出我的疑问,她朗朗地说道:“别忘了,这里是孔孟之乡。”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旁边还有“说书”场。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块木头,嘴里念念叨叨,讲述着不知哪朝哪代的故事,不时猛拍一下桌子。可惜今天人们的心思不在这里,听一会儿就忙着买东西去了。听表姐介绍,只有冬天农闲时才会摆这“龙门阵”。看来冬天有冬天的好,可以享受一些特有的意趣。

这是一个没有风没有雪的冬日,我慢悠悠地转到村头的大河滩。这条不知起止何处、名叫汶河的河流,夏天雨多,水流湍急。到了冬天,河道断流,只留下河底一洼积水,结了薄薄一层冰,静静地映照着天空。我上了河堤,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走过去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是奶奶小时候玩耍过的地方,让我想到她苦难的童年生活。这不是一个空泛的印象,她在这里留下的生命轨迹和我血脉相连。远处飘过来一股燃烧的柴禾味儿,竟有一种久违的气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就是缘分吧,和繁华无关,和距离无关。

回来的路上,遇到一群快乐的小孩,他们手里拖着几根干枯的树枝,啊啊啊地叫个不停,挥着手,仰着头,互相推搡着,奔跑在沙滩里。我羡慕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才不辜负冬日的阳光。城里的孩子想有这种欢乐,要到乡间来找。

在乡间,请客摆宴往往都在春节期间。因为我的到来,舅爷特地摆了一桌酒席,请几位近门的亲戚聚在一起热闹热闹。这里的风俗,女人是不上酒桌的。男人,那怕是孩子也可以坐上席位。因为我是城里来的客人,就破例让我坐在男人的圈子里。不愧是礼仪之乡,即使平时再俭省,待客也一定要丰盛。虽然没有请厨师上门做饭,只是几个女人在拼菜,仍然做得像模像样。凉菜先上,随后是热炒,满满当当上了一桌子。看着那家常的红白萝卜、晒干的槐花、自家养的鸡,都变成了一道美味,我不由地感叹,乡下的饭菜虽然没有城里的那样精细,却有一种让人放心的原汁原味。吃了乡间的饭,才知道什么是人间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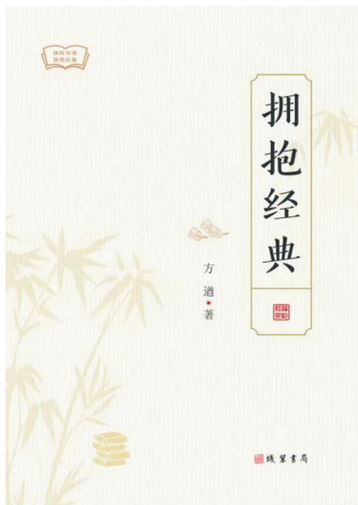
酒桌上,男人们微笑着谈论平日里的琐碎小事,问问我城里的生活状况,偶尔夹杂着一些对往事的回忆。可是这些男人们碰了一杯又一杯,几巡过后,就开始拍肩大笑。发着牢骚,诉说委屈,嘴里说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们的女人远远望着,却不说一句劝阻的话。她们清楚,这些家庭顶梁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为了生活习惯把心情藏起来,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只有在喝得醉眼迷离时,才会毫无顾忌地发泄出长年的克制和隐忍。男人大醉而归,女人们让孩子牵着爸爸的手,或扶着摇摇晃晃的身子,返回家中。而她们还要留下来收拾桌上的残局。

冬日的暮色中,我站在一棵树下,抚摸着粗糙的树干,仰头望去,那迎风摇曳的浓密树叶早已不知踪影,只剩下满眼光秃秃的树枝向四面八方伸展,树梢直指天空。我感觉不出它的萧条和荒凉,却发现它那么挺拔那么精神。我想到这棵树背后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初,大灾之年,舅爷全家奔波在逃荒的路上。年仅15岁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几年后牺牲在战场。这棵树让舅爷伤感。这是儿子当年亲手栽下的树,树上面浸润着儿子的气息。年复一年,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变成了深长的慰藉。树,一如既往地生长着,给人无限的希望,在他心中永远有了意义。

这个冬天,我的记忆停留在一个村庄、一座农家房子及相遇的一棵大树身上。那条我只走过一趟的河堤,那个喧闹的集市,还有吃过的乡间夜宴,都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冬日村庄的一切是美好的、淳朴的、野性的,那么真实,那么自然,那样令人无法忘却。

文苑短波

方遒新书《拥抱经典》出版



本报讯 近日,方遒读评四大名著的新书《拥抱经典》由线装书局出版。

方遒,洛阳偃师人,多年从政,出版多部著作。方遒从小在农村听盲人说书,始知名著,对名著中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情趣,上学后断断续续通读了四大名著。退休后,方遒初心萌发,研读四大名著,像曹雪芹一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10多万字的《拥抱经典》终与读者见面。

《拥抱经典》共分四章,每一章九部分,前八部分作者主要对原著人物的行为、性格、命运进行比较分析。人物的一举一动、一悲一喜作者都烂熟于心,并运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将他们拆卸组装、比较分析,叙述准确生动,摇曳生姿,妙趣无穷。而每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又以随笔的形式作概括点评,让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拍案叫绝。

书中乾坤大,笔下日月长。这是一本读书的书。四大名著是永远的经典,如果您喜欢四大名著,不妨再次和我们《拥抱经典》,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新文)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